

打破馆际、行业资源壁垒

收藏于各处的四大文献 首次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集中亮相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四大发现”。2月15日,收藏于各处的四大文献首次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集中亮相。徜徉在3000平方米的展厅中,观众可以与古籍对话,与史料互动,透过249种、382件珍贵的文物文献开启学术发现之旅,溯源中国历史,探索中华文脉。

此次展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院之间打破馆际、行业资源壁垒,突破地域限制,整合优质文化资源的创新联动。

【名词解释】

甲骨文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殷墟甲骨的发现使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证实为信史。

居延汉简

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大部分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文书,一小部分为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简文内容最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的工作生活面貌。

敦煌遗书

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世纪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少量印本,拓本文献,总数6万余号,展示了中古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明清档案

中国明清时期社会发展史的多方位记载,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专题展厅的康熙帝遗诏(资料图)。

17枚汉简展示“烽燧使用说明”

第六展厅的“居延汉简”专题中,一个整齐排列着17枚汉简的展柜格外壮观。这些汉简于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16号房址内,封存在透明材质中,细长条,统一形制,长约23厘米、宽约1厘米,有的出现轻微变形,但字迹都清晰可见。

展品名为《塞上烽火品约》。居延汉简研究者认为,“烽”指的是白天使用的旗子,“火”是晚上使用的火炬。17枚汉简规定了居延都尉防线北塞、卅井塞、甲渠塞遇到匈奴来犯时,如何根据不同情况发出不同的警报信号。“通俗来说,就是一部烽燧使用说明书。”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员任星星

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要求各部在匈奴来犯之际,快速判断军情,通过烽火品约的严格使用,将军情迅速地传报至居延都尉府。”

走近细看,上面规定的示警办法包括举示烽火、燃烧积薪等,细致区分了匈奴来犯人数多寡、初犯亭燧位置等情况,规定了相邻亭燧的示警协防办法等。有的汉简还对不利天气等情况做出了“预案”。比如,一枚汉简上写着,“匈奴人人塞天大风会及降雨不具蓬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为故”,意思是说,如果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没法举旗、焚烧积薪,那就要派人紧急通告。

首位女将军曾是祭祀官

步入第五展厅,沿着展线走上几步,能看到一片不太起眼的残片甲骨2190。从拓片上看,卜辞分为两行,靠右一行从下往上数第四个字,一个女子抱着一个孩子,组成甲骨文中的“好”字。它与武丁之妻妇好有关,整个残片记录的内容是妇好向商王武丁之父小乙举行御祭。

“祭祀在古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妇好出现在祭祀相关的卜辞里,也说明了她的地位。”任星星说,武丁是商朝的第23位王,他在位期间开疆拓土,国势强盛;而妇好是备受武丁宠爱的一位妻子,也

是我国古代的第一位女将军,因此当时的很多卜辞中都出现了妇好的名字。据统计,目前发现的甲骨中,有300多片与妇好有关。除了祭祀相关内容外,有的甲骨还还原了女将军在战场上的英姿。根据记载,最多的一次,妇好曾率兵1.3万余人出征。

细心的内行人可能会发现,“好”字左上角“口”旁漏刻了两道横画,反映出当时的甲骨文刻写类似于后代雕版刻字,先刻竖画,再调转骨片方向竖向刻横画,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漏掉了部分横画。

“春秋三传”传世最早版本亮相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孔子晚年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对其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作品,被称为“传”;《春秋穀梁传》为“春秋三传”之一。第七展厅的“敦煌遗书”专题展出了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残卷,记载了春秋时期鲁桓公十七年、十八年发生的事情,是唐秘书省书手所抄。敦煌本现存4件,其余3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该书传世最早的版本,比《开成石经》所刻的《春秋穀梁传》还早了174年。暗棕色的纸面上,字体端庄疏朗,有大有小——大字为原

文,小字为注释。任星星说,这也是该展品的特别之处。

类似史上之最佳的展品在展厅里不是孤例。有些发皱的《四分律初分卷三》在展柜中徐徐铺开,最左侧题记部分写着:“建初十二年十二月七日沙门进业于九泉西城陌北祠写竟故记之。”西凉建初十二年即为417年。它是现存《四分律》最早的写本,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有纪年最早的一卷。任星星说,北魏至隋,《四分律》经历代高僧弘扬,成为古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佛教戒律,至今仍为汉地佛教僧尼奉守。

“真遗诏”还是“假遗诏”?

第八展厅的“明清档案”专题中,一米多长的康熙帝遗诏是明星展品,纸面虽有破损,但不影响观众的观展热情。在这件遗诏中,康熙帝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统治经验,但更让人关注的还是遗诏的最后几行。临近结尾部分写道:“雍亲王皇四子胤禩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句话无疑做实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

事实真的如此吗?任星星说,康熙的遗诏是用汉、满二种文字书写,因此展出的遗诏并不是全貌。在未展出的满文部分,并未出现让雍正继位的说法。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份遗诏是雍正登基后找人“杜撰”的。

有意思的是,同一展厅还展出了一个小匣子,与雍正和皇位继承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匣

子外面包裹着一层质地细腻的黄色小羊皮,它是道光帝的秘密立储匣。任星星说,鉴于严酷的储位之争带来的严重影响,雍正即位后开始建立了秘密立储这一皇位承袭制度:皇帝亲写两份立储谕旨,一份存在寝宫,一份封藏匣中;藏有谕旨的匣子存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待皇帝去世或禅位后方可打开,与存于寝宫的谕旨相符合才能生效。道光帝的秘密立储匣是现存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匣子一旁的朱谕分别以满文和汉文写着:皇四子奕訢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朱谕不是直接放在匣子里的,而是先包在黄色的纸里,再放进匣子。包朱谕的纸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打开的。”任星星指着敞开的匣子,里面散落的纸上写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共同手启。

“伪刻”还是“真刻”?

“殷墟甲骨”专题中陈列着一件差点被“埋没”了的展品:甲骨12789。它也被称为“四方风甲骨”,近似扇形的甲骨表面,最显眼的是中间的一道头发丝儿粗细的小缝,依稀可以看出刻字的痕迹;一旁的拓片显示,甲骨上其实刻了四行文字。任星星解读,上面记载的是掌管出入风和日月长短的四方神名以及风名,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认识到,一年之中随着季候的推移,风向有所变化,昼夜长短也不同。

然而,发现之初,正是这与占卜无关的内容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加上其背面没有钻凿痕迹——古人往往通过灼烧甲骨背面的钻凿部位,根据显示的纹路进行占卜——这片甲骨曾一度被认为是“伪刻”。这一怀疑也不是毫无道理。在甲骨文的价值被发现

后,不少人把手中没有字的甲骨上刻上文字,然后埋到土里做旧,晒干后再掺入真甲骨文中一起售卖,收益瞬间翻了好几倍。

幸好,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对这片牛肩胛骨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该骨字体道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他还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对这片牛肩胛骨上的文字进行了释读。经过专家学者的不断探索研究,这片甲骨终于被“平反”,被承认为非常珍贵的文献记载;它也让人们意识到,甲骨除了用于占卜之外,也曾用于记事。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甲骨中同样的内容也见于《山海经·大荒经》等传世文献,使得该甲骨成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典型例证。